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磨灘拾秋

何銅陵

十月午後，陽光像溫熱的蜂蜜緩緩流淌。我們踩著三兩點鐘的光影走進磨灘，腳步不自覺地放得很輕——生怕驚擾了這片天地間正在舉行的秋日儀式。

「秋是第二個春，此時，每一片葉子都是一朵鮮花。」不知怎的，想起加繆的句子。抬頭望去，水杉正從青綠向金黃過渡，每片葉子都鑲著光邊，果真像極了綻放。棧道旁的欒樹掛滿粉紅色蒴果，風過時簌簌作響，當地人叫它「搖錢樹」，我卻覺得更像秋天的風鈴，在訴說什麼秘密。

濕地邊的木棧道上，落葉鋪成斑斕地毯。蹲下身細看，銀杏葉像小扇子，梧桐葉如手掌，烏柏葉是心形——每片葉子都帶著獨特的生命紋理。

那些被蟲咬過的小洞，邊緣泛起的焦糖色，都是時光留下的印記。我小心拾起幾片夾進筆記本，仿佛收藏的不是葉子，而是時間本身。

「秋天的心事是一瓣一瓣剝開的橘。」轉過彎，果真遇見幾棵柿樹，橙紅的果實壓彎枝桠，像掛滿小燈籠。樹下落著熟透的柿子，撿起一個，果香撲鼻。想起童年外婆做的柿餅，那甜糯滋味至今還在記憶裡打轉。

林深處，桂花香一陣濃一陣淡地飄來。這香氣很特別，不張揚，卻無處不在，像溫柔的擁抱。幾個孩子蹲在樹下撿拾落花，說要讓媽媽做成香包。他們的籃子裡已裝滿各種寶貝：松果、橡子、紅豔豔的南天竹果實。

在合肥磨灘，秋天不只是看的，更是用來感受的。

胡楊染深秋

李小碧

那年深秋，我去了南疆。不為別的，就為看胡楊。人說胡楊黃了的時候，是一年中最好的時候。不早不晚，就那麼十來天。我去的時候，正趕上。

頭一回見胡楊，是在塔裡木河邊。遠遠望過去，一樹一樹的金黃，從河岸這邊鋪到那邊，連成一片，走近了看，葉子有圓有長，密密麻麻地擠在枝頭。

胡楊這東西，生得怪。樹干不高，卻粗得很，有的歪著，有的扭著，有的干脆臥在沙地上，像一群喝醉了酒的老漢。同行的當地人說，胡楊的命硬。在這地方，

年降雨量不到一百毫米，冬天冷到零下三四十度，夏天熱到四十多度，別的樹活不了，它偏能活。而且活得不短，隨隨便便就是幾百年。

朋友說，胡楊的根扎得極深，能扎到地下幾十米，找水。戈壁灘上，地表是干的，可地下有水，只是埋得很深。胡楊的根便一直往下扎，往下扎，找到找著水為止，所以它能在最荒涼的地方活下來。這話讓我想起那些在西北扎根的人，想起那些在最艱苦的地方過日子的人。他們不也是這樣的嗎？把根深深地扎下去，扎到找著活路為止。

胡楊有個說法，叫「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朽」。我不知道這話是真是假，但站在那片林子跟前，我信。

那些活著的胡楊，枝繁葉茂，金黃一片；那些倒了的，橫在地上，身上又長出新的樹苗來。生生死死，都在這一片土地上，不慌不忙地輪回著。

在胡楊林裡走了一天。早上還晴著，中午忽然起了風，黃沙漫天。沙打在臉上生疼，眼睛都睜不開。我躲在一棵大胡楊背後，抱著樹干，才勉強站住。那風刮了半個多時辰才停。風一停，再看那些胡

楊，葉子落了一層，可枝頭上還掛著大半。風沙非但沒有打落它們，倒像是給它們洗了個澡，葉子反倒更亮了些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宿在輪台縣的一個小旅館裡。夜裡起來，推開窗，遠處是黑黢黢的胡楊林，月亮掛在天上，又大又圓。風從塔克拉瑪干那邊吹過來，涼涼的，帶著沙子的氣息。

我想，那些胡楊站了幾百年，幾千年，還要再站幾百年，幾千年。人來人往，它們不迎不送；風來沙去，它們不躲不避。就那麼站著，活自己的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了一趟胡楊林。一個維吾爾老人坐在一棵胡楊樹下，手裡拿一塊胡楊木，拿小刀在刻著什麼。我走過去看，刻的是一只鳥，還沒刻完，只有個雛形。我問他刻這個做什麼，他說，好玩。他刻了好幾十年了，刻的都是胡楊木。胡楊木硬，不好刻，可他就喜歡。他說，胡楊木刻出來的東西，能放很久很久。

回到城裡，我把從胡楊林裡撿的一截枯枝擱在書桌上，上面有幾個小洞，是蟲子蛀的。顏色灰褐褐的，一點也不好看。可我就是留著，舍不得扔。

深秋了，胡楊又該黃了吧。

楊，葉子落了一層，可枝頭上還掛著大半。風沙非但沒有打落它們，倒像是給它們洗了個澡，葉子反倒更亮了些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宿在輪台縣的一個小旅館裡。夜裡起來，推開窗，遠處是黑黢黢的胡楊林，月亮掛在天上，又大又圓。風從塔克拉瑪干那邊吹過來，涼涼的，帶著沙子的氣息。

我想，那些胡楊站了幾百年，幾千年，還要再站幾百年，幾千年。人來人往，它們不迎不送；風來沙去，它們不躲不避。就那麼站著，活自己的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了一趟胡楊林。一個維吾爾老人坐在一棵胡楊樹下，手裡拿一塊胡楊木，拿小刀在刻著什麼。我走過去看，刻的是一只鳥，還沒刻完，只有個雛形。我問他刻這個做什麼，他說，好玩。他刻了好幾十年了，刻的都是胡楊木。胡楊木硬，不好刻，可他就喜歡。他說，胡楊木刻出來的東西，能放很久很久。

回到城裡，我把從胡楊林裡撿的一截枯枝擱在書桌上，上面有幾個小洞，是蟲子蛀的。顏色灰褐褐的，一點也不好看。可我就是留著，舍不得扔。

深秋了，胡楊又該黃了吧。

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會誼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華石獅睦鄰鄉總會訊：本會吳常務顧問清泉鄉賢令尊吳聰息老先生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會誼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：本總會吳名譽會長清泉先生令尊吳聰息老先生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會誼。

許漢陽逝世

計順市和記訊：僑商許漢陽先生（晉江市金井鎮湖厝村）亦即許友銘，友義，婷婷賢昆玉令尊，即林雪霞令夫君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廿一日上午八時四十分逝世於崇仁醫院，享年九十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-CAMELIA靈堂，擇訂十月廿八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十一時出殯茶毗於聖國聖樂堂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：本總會吳常務理事清泉鄉賢令尊吳聰息老先生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會誼。

秋收田野捉螞蚱

和建華

「你格吃螞蚱，吃麼我客（去）抓……」這是流傳在雲南鄉間的一首民歌，藏著秋日田野獨有的童年記憶。每到稻谷收割完畢，田地裡褪去層層稻浪，往日躲藏在稻叢間的螞蚱，便無處藏身，紛紛露了出來。空曠的稻田、雜草叢生的田埂，到處都能見到它們蹦跳的身影，這便是我們孩童最快樂的時節。

稻谷一割完，農活告一段落，我們便邀約上鄰裡伙伴，拎著小小的網袋，奔向田野。抓螞蚱是個講究手藝的活計，不能莽撞。腳步要輕，身子要低，屏住呼吸悄悄靠近，手指一開始要稍微彎曲並張開，待靠近螞蚱後，瞅准時機快速出手，手掌往下罩壓並收攏手指，熟能生巧，會越抓越順。大家還會進行比賽，比誰動作更快、眼神更準，誰抓得又多又大。收割過後的空曠稻田裡，回響著少年人的呼喊與歡笑。

田地裡常常會留下一處處積水，腳下泥土濕軟，跑鬧之間，時常有人腳下一滑，跌進泥水之中，滿身泥點，惹得眾人轟然大笑。玩到興起，孩子們索性打起水戰，全然不顧濺在身上的泥水。高高的稻草垛，更是我們的樂園，一群人爬上高高的草垛，縱身往下跳，松軟稻草接住身子，不必擔心磕碰受傷。只是干枯的草葉、秸稈容易鑽進衣衫，渾身刺癢發癢，

大家一邊撓癢，一邊依舊樂此不疲，田野之上滿是無憂無慮的喧鬧。

夕陽慢慢沉向山邊，暮色漫過田壩，玩累了，我們才提著鼓鼓囊囊的網袋踏上歸途。這一天的收穫，便是家裡餐桌上一道難得的山野美味。個頭肥大的螞蚱，直接丟進火塘的熱灰裡煨烤，煙火漫過，焦香緩緩散開；個頭偏小的，就剪去翅膀，放到鍋裡煎炸，炸得金黃酥脆，便可直接入口。更多的時候，會把油炸好的螞蚱放進石臼或木臼，拌上鹽巴、核桃仁、紅辣椒，一起反復春搗，搗得細碎，鮮香充分交融，拿來拌飯吃，那股山野鮮香，至今想來，依舊唇齒留香。

歲月流轉，如今的鄉村早已換了新模樣，秋收的方式悄然改變。再回到故土，很難再有小時候那樣漫田遍野捉螞蚱的光景。可只要秋風吹過收割後的田野，那首朴素的民歌依舊會在心底響起。

那些奔跑在田埂上的時光，泥土的氣息，伙伴的笑聲，還有石臼舂出來的鮮香，早已化作鄉愁，深深烙印在記憶深處。秋收不僅收穫滿倉糧食，也收藏著一代人質朴鮮活的童年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：本總部吳副主席清泉大哥令尊吳聰息義老伯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日吉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部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洪誼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：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尊吳聰息義老伯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日吉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部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蘭誼。

吳清泉丁憂

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：本會副監事長吳清泉學長令尊吳聰息老伯父，慟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窗誼。

許書勇逝世

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：本會許永遠榮譽會長書勇鄉賢（原籍晉江市龍湖鎮石龜許厝鄉）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壽終於亞洲綜合醫療中心，享壽八十有高齡。星沉南邦，軫悼同深！現設靈於巴蘭玉計市殊葛巴示殯儀館Rizal Premiere靈堂，擇訂於十月二十日、廿一日、廿二日連續三天，於下午一時至下午十時，供諸親戚友等進行追思緬懷等儀式，並擇訂於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出殯，火化於該殯儀館火葬場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為軫念其生前熱心公益、積極鄉運，為人急公尚義，碩德昭垂，本會爰訂於出殯前夕，假其靈前舉行追思祭拜儀式，共表哀悼，而盡鄉誼！



施榮燦丁母憂

旅菲臨漢總堂訊：本總堂石廈族親施榮燦宗長令堂，施府蔡玉論太夫人，不幸於2026年10月17日凌晨一時，壽終於Marikina Valley Medical Center醫院，享壽積閱壹佰零五高齡。寶婺星沈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9-MARIGOLD）靈堂。擇訂10月25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八時出殯，安葬於甲美地岷裡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堂聞耗，深表哀悼，特家屬致以誠摯慰問，祈望節哀順變！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：本總會理事吳清泉大哥令尊吳聰息義老伯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日吉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

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。

本總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藉表哀思，而盡洪誼。

吳清泉丁憂

菲律賓石獅寬仁同鄉會訊：本會吳執行副理事長清泉鄉賢令尊吳聰息老先生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一時零五分，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六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二十二日入殮在堂，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九時在寬仁觀音宮後祖廳舉行出殯儀式，安葬於家鄉

訃告

施連勝 （龍湖蘇坑東厝村） 逝世於十月十五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y 208 - 靈堂) 出殯於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時	許書勇 （福建晉江石龜） 逝世於十月十七日 現設靈於 Rizal Premiere, La Funeraria Paz（Sucat Rd., Paranaque City） 出殯於十月廿三日上午十時
蔡楊培芳 （晉江永和坂頭村） 逝世於十月十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y 202 - chrysanthemum) 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	施純勇 （晉江龍湖前桿柄） 逝世於十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本宅 1542 LORETO ST. SAMPALOC, M.M 出殯於十月廿九日上午九時
高維謀 （石獅龍穴村） 逝世於十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y 310 - primrose) 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四日下午一時	吳聰息 （石獅寬仁） 逝世於十月十七日 現設靈停柩於家鄉寬仁鄉本宅 出殯於十月廿四日上午九時
許漢陽 （晉江市金井鎮湖厝村） 逝世於十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-CAMELIA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時	

流芳百世